續藏書

續藏書卷十五目録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翶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鎰
尚書郭公璡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附　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續藏書卷十五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五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

理六年、鎭陜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淸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舉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蠻平、召

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叅責其詭冦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

興輒賣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　裕陵召見公問賢

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　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　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族皆得人

先朝留意大臣無如此

但慮吏部王翺老爾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甚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　茂陵即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

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　裕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頗緩急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公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强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

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惠安公贊公
淡然無欲不識美姬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
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玗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　事長陵獻陵景陵裕陵

公名鎰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愼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而久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爲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

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陜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璡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爲戶部郎官公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　上爲改名璡四年代蹇忠定公爲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　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卽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愼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選公試

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　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臣公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褻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傾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　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

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勑有祛除民害語我勑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

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淸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檣剝轉諸費塡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押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

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
官廠民辛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
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
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
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襯墊
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
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
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
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

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麤十退八九公言農閒布疋觔重紗麤價顧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闊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答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粥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徵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

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繪宮殿計用牛膠
萬餘觔遣官勅公　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
塗勅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
（順從之才）
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
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
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
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
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為患每遇凶
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　上

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給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

三謚文襄、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爲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事長陵獻陵景陵裕陵景帝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阯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僚新附，畏約束，中朝士憚往。上詔御史予三級，知交阯諸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阯，挾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

萬晝夜來攻圍通亦戰大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如
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亦贖
爲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
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
詔羣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
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
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
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
告通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邪保京師保居庸

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狥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氷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荆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 賜璽書慰奬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輿父老奏巴巴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 勑祠居庸關

尚書年恭定公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為年永樂中鄉貢為山東德平訓導　召為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叅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却侈靡風俗為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燂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為奸豪

所忌不可許、 景帝爲勑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 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翺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翺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將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

籍公又按尒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 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賈銓爲戸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譖沮公 上諭南陽戸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爲戸部尚書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 上又諭南陽曰繼翶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陜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

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
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巳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
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
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
謚恭定

尚書耿清惠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為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擢通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吏胥豪商勢家凛凛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為令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辨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出理

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　勑錄諸郡大辟因冤得釋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讐家也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鎰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巳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屛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公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議公言邊城士卒不爲少

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加以
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是秋
勅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許資
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公右副都
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爲 上供燈公疏論曰昔
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
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 勅
公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幷逮公
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四川 上知公清正一日對

輔臣論人朩言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部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鄉優閑四年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譏困卒謚清惠子裕自有傳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正統間陞廣東左叅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官廣人手香燈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玧爲太學生廣耆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祀公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太傅于忠肅公　　事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其仕于金爲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爲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彦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

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譟而犄之方詛攈閒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督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譟公者走不譟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譟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巳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

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復按懲之歸復偕錦衣官校
樛捕官河之匿私鹺者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扈蹕
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
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
死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
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鎭權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
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
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
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僥則多出官鏹糴民粟歸庾

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踈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

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
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
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内歷太行而益
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
當入　朝議事人謂即不齎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
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
詩見志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
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
勅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

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令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

而亡何爲正統巳巳虜酋也先旣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柰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　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　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

妄傳　王𠯀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並及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　王且啓　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于是　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挑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

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奴亦不宜濫卹報許郕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　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豐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

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
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
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
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曉暢軍事
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
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
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
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

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犮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舉

儁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令謙不能必而以微功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賟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　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

勢亦不可和因効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眞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專力单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筴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

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為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為虜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眾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為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

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樊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

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獞猺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巳巳城下之役石

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何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豈子尚知此意臣敢饕此又不許乃罝上前後所賜　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興安大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

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頫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

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驁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與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糺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嫉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

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鉆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洄[illegible]底孫原貞時塡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

吾甚虞于公謙必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内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必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府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内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沒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

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劃獨其於奏疏尤明切當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弇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嗛而當虜之擁　太上而

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梗不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啟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猋發元勳甫就膺此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决。悲哉。

太師王端毅公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爲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荆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

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擣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即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戸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横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携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

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奘玩好、馳驛諭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稛載還、怨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錯其從者下之獄、而没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黄鸚䳇進、怨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没、騰衝啓釁、致

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　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士酋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槖而已掌院未幾叅贊南京守備又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盡撫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恕而適有與力取　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

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緊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美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灾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恕不三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

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　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　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為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
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
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
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 旨下
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黼外恕言京師祀
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
者外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
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黼官 上雖
報聞而中不能無慊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凡應詔

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上　上崩　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慮日即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

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糺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 上

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遣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

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瀋上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 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既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 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 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愎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既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

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即臣傳內所言皆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傳君行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禎禎亦爲奮詈潤色文泰草而授之因請逮恕及濬禎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

傳草、而濬楨免究、怨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勑、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君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翫大學諸書、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

行人齎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啜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遂瞑計聞　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有學行不墜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愊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　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

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倖幸請劒必褫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必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

少保姚文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夔、字大章、桐盧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爲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科、會虜變、　景帝監國、議即真、公豫議有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勑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洶洶、禮官方具議、　上皇已復辟、詔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瑁爲尚書禮部、　上顧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　睿皇后崩、議合葬祔廟禮、　上以、

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　先帝治命　錢后與
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
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
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槩而
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
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
保謚文敏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死
事大臣尚書王佐鄺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
正大經略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沒於王事乞

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埜忠肅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選通政司參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說端簡論曰九皋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

詆南黨善傾人、內閣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爲北黨、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　事一　裕陵　茂陵　景帝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叅贊軍務、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

邊令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叅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　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撓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上爲遣言官即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鷄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

畏而服之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即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宂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遂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鹽山為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公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亦都給事中張寧薦公為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

於嶺南，不可薦。薦公及王竑。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爲考功郎中張環所持，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

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公、蕭給事中遂劾公、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肯聽、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蕭給事中、又爲山西布政使丘陵訐逮　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槩欲入吏部、彭時爲内主、以故遂乘、彭不自安稱病、商欲弭羣口、請用崔侍郎吏部、尹轉左、葉陞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中並謫官、公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謚襄敏、

多言亂听易置紛紛時局益一变矣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景帝裕陵茂陵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為戶部主事有能聲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守者率破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為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下邑逋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公

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其奸贓行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四年盟山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久罷歸九年

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敏、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蔕、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藝、其在吏部、慎、惜人才、奬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戸科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長史曰、勿滌、爲若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

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為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琝貪淫謫琝戍開平會災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廼自劾　上曰賢者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況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睿皇帝復辟謫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夏蓋　上皇猶記得是請我弟籍振者也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莅淮上威行惠戢聲望益重　茂陵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公曰　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邊政而狥法多忤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

中謚莊毅。公與李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里閭。博奕諧謔。公聞之曰。執中入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李贄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笑。故落第二。

續藏書卷十五終